

新
生
活
與
禮
樂

唐君毅



新 生 活 叢 書

新 生 活 與 禮 樂

唐 學 詠 著

南 京 正 中 書 局 刊

版權所有

(45)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四版

新生活與禮樂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主編者 葉楚傖
著作人 唐學詠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葉楚傖 唐學詠 吳秉常 正中書局 上海福州路

新生活與禮樂目錄

導言：如何可致太平

何謂新生活

何謂禮樂

禮樂與民德

禮樂與社會秩序及組織

禮樂與國家統一

禮樂與民族復興

生活之禮樂與禮樂之生活

結論

新生活與禮樂

導言——如何可致太平

全世界人所渴想者爲和平；全世界政治家所揭櫫，所企圖者亦爲和平；古先聖王明哲所彪炳於史冊者皆爲和平：如唐虞盛世之所以稱爲郅治，卽以其『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湯武征伐之所以仍爲王道，卽以其『一怒而安天下』；孔子之政治理想，卽『天下平』；孟子之一生抱負，卽『平治天下』；我先總理於彌留之際，猶頻呼和平！當代哲人吳稚暉先生亦嘗勸國人以相安一時；而今日倡導新

生活之蔣先生又卽忠貞靖亂，力主安內攘外者也。他如西歐現代政治家若白里安，赫里歐，麥克唐納爾，史特士曼，以至莫索利尼，希特拉諸子，固皆以和平相標榜者也。良以和平爲一切政治鵠的實現之基礎，亦卽政治效能最高之終點。但和平若不隨生力以繼長，以俱進，則將成爲靜止，爲保守；和平若不適生存以向上，以自強，則將成爲苟安，爲萎靡。故以和平終者，尤應以和平進，此真正之和平也。今世之求和平者，其在國際，則有公斷之機關焉，有軍縮之會議焉；其在各國，則或着眼於經濟之改革，或假手於強力之制裁。竊以爲各國之未能自安，而欲求國際之相安者，未之有也。而強力之制裁，亦僅爲止亂之方，究非久安之道；經濟之改革，又只是治道之末，終非和

平之本。故欲求真正和平者，當於強力定亂，生產建設而外，尤應注意於民德之培養也。古人欲以一人之德，感化天下。帝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也。今吾人所謂民德，與此又微有不同，蓋所謂民德者，非僅賴一人之盛德，以感化大衆；乃欲使億萬人，各有其必具之尋常德性，使能相生相養，無相奪倫，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百姓親睦者，真正之和平也。或曰，孔子教人，必先富而後教。孟子教人，亦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

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否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曰，足食固當矣，足食而舍禮義，棄道德，則不可也。且也制民之產，僅賴『明君』『樂歲』，未盡善也，必使億萬人皆能自給自謀，斯爲美矣。是則只須國家太平，不奪民時，讓耕者能安於野，商賈能安於市，行旅能安於塗，百工能安於事，則人可以盡其才，物可以盡其用，地可以盡其利，貨可以暢其流。如此，而民未有不富者矣。夫若是，而仍無恆產者，是無業矣；民而至於無業，爾時則有賴高明之救濟，倘得業而仍不免死亡者，是直好吃懶做之徒也！世何貴乎而有斯人哉

？江西在未亂之前，富庶甲全國，今則憔悴於惟物暴匪之下，民產蕩然無存，民命死亡殆盡。故物欲熾則世亂，世亂則民不保矣，足食云乎哉！民產云乎哉！孔子不云乎？『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孟子不云乎，『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蓋物之供給有限，而物之誘惑無窮。樂記有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故先總理於物質建設之外，必輔以心理建設。且嘗謂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運運有云：『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

殺，謂之人患』。彼唯物史觀之共產主義，日以階級鬥爭相鼓吹，奪

取政權相號召，居心陷世界於極度混亂，誠哉所謂人患也。尤有進者

，古人崇德而抑力，時賢崇力而抑德。古人之所以崇德而抑力者，以

力只能強制威脅，而德則可以使人悅誠服，故德之服人也，着實可

靠。時賢之所以崇力而抑德者，以德難當飛機大砲，而力則可以克敵致

果，故力之服人也，着實可靠。其實二者皆非也。吾人既崇德，亦崇

力；且甚贊假自然與機械之動力，將人力擴而充之。惟崇德非必用以

服人，亦行以結人耳；崇力亦非必用以服人，乃儲以利人也，明乎此

，斯知德與力皆爲人生維繫之要素，其病僅在用以服人耳。總之：吾

人亦深感我國物質建設之迫切；但物質建設易事也，只須國家安定，

佐以技術之精密領導，與主管之合理組織斯已足。若徒鼓動物欲，必且建設之功未見，而國已先亂矣，國亂而尙有可爲之事哉？！故今日之急，莫急於國家太平；欲致太平，固當去民害，阜民財，養民力；但尤應培民德。禮樂者，卽民德之本質；生活者，乃民德之實行。故特舉新生活與禮樂，相提而並論之，是此篇之所以作也。

何謂新生活

萬物皆有生，生且無程度之高下，僅狀況之不同。（節錄吳稚暉先生語）故吾人之所謂新生活，非所以論優劣，別文野；僅隨時代環境之宜，盡力求所以適之利之耳。回視國人今日之生活，果適於生乎？抑利於生乎？吾謂皆未也。西人嘗譏中國人不知生活，此則無乃太過，焉有不知生活之民族，竟能生存於天地間，亘數千年之久乎？吾信所謂不知生活者，或即指不善生活耳！吾爲是言，自然僅對有力生活者而言，彼無以爲生者，固有待經濟之救濟，非本文範圍所應及。然即就今日足生者之生活狀況而言，其不善生活之處，實亦不勝枚舉

，他姑勿論，卽就人人可以共享之自然生素：如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之空氣與陽光；及稍加人力，卽可立致之居室整潔，與便溺處置；以至略事克己，卽能有成之羣居安適，與與衆同樂數事而言，其知所以善處，而求生活之適與利者，有幾人哉？不見夫各地之村舍與住宅乎？非矮小湫隘，侷促不堪，卽窗口如線，僅可透光。其外觀，則儼若蜂房蟻窩，一成不變；其內部又宛似棋盤方格，大小一律。加以下無地板，濃痰遍佈，環堵積垢，蛛網如織，室內之馬桶，日必露洗，室外之糞坑，臭氣四射，牆頭屋角，溲溺成沼，垃圾腐雜，左右堆積，空氣既不流通，光線又難四達，黑暗幽鬱，細困充塞，人而生活其間，其不面黃瘠瘦，天壽短年者幾希！不見夫輪舟與火車到站之時乎？旅

館之招徠，苦力之爭嚷，販夫之呼鬧，乘客之爭先；其一種叫囂逐突，擁擠凌亂之狀，實有若瘋狂。是亦不可以已乎？試問身處其間，於生適乎？抑於生利乎？又不見夫遊藝場所及大小戲院之售票處乎？有力者後來居前，疾手先登；無力者一次被擠，不甘復進，如是出入推拉，混成一團！或激成爭噪，或釀成危險；時間耗於搶奪，大家同歸落後，不亦愚哉？回憶初次出國，行抵馬賽時，覺一切與從北平至上海，無以異也。所不同者，僅幽靜閑適，從容離船；喧嘩絕不入耳，雜人曾不一見；僅聞船首起重之機，轆轤作聲。移時，行囊旅伴，相將出站，長途海行之勞頓，幾被此一印相，蕩滌以盡！如此生活，不亦適且利乎？後此始知彼邦一切羣體會同，皆能有此閑逸，所謂羣居

安適，與衆同樂之適生利生，竟於毫不費力，一文不擲中得之。至於空氣光線之善用，排洩腐雜之化藏，以及城鄉之整潔，居室之適宜；更爲一般西人最小限度之普通積習；此則凡西人所到之處，皆能見之。且不僅外儀表現已也，卽彼此辭讓是非之德，敬老慈幼之懷，亦於各種所謂外儀中自然流露。故凡適利於自生者，同時亦自適利於他生。吾人之所謂新生活，正宜如是。故曰：新生活者，卽民德之實行也。尤有進者，彼遭匪之區，其人民生活狀況，更失常態。民產奪於劫持，信德亂於邪說，父子失親，暴民肆兇，社會糜爛，遺俗蕩然，禮義淪亡。廉恥道喪，殘殺爲樂，物欲是尙，長此不悛，民曷以堪！然欲撥亂而反之正，又非僅恢復原狀，所能收效；必也與民更始，一本近